

宋元明

綱

鑑

擇

語

捌

編

冊

宋哲宗

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

臨哭也

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志

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

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

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

召顥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

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士大夫聞其卒識與不
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
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先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與

盤指王安石呂
惠卿等也

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
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
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
稱情也哉

詔起司馬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
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
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
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
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

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

徐積事親孝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

積也

而不踐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謹言書中有金

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

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

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

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

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

君子聞者敬服

以鮮于侁為東京轉運使司馬光曰朝廷欲救東土之

休字

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司馬光已得疾而

宗若孫

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伐之議未決光歎曰四

折簡猶早紙

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

建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祝公既

祝音

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

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救其

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對馬光言

罷免役法○蘇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

有兵者今徵
兵制免役者
之募兵制也
富家亦要工
等去資惟備
無代其無役
役而本身出
不惟代替謂
差役今在徵
募兵之軍制
新宋代

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
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
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
法。實大類此。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
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司馬光不以爲然。
范純仁謂司馬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
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
得乘間迎合矣。

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

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計政事堂。白司馬

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

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

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

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人侍

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

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修德也

王安石卒。○安石性彊。忤黯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

收帝嫌也

徵兵之法與舊
無法相去既遠
固非細但古今
之不同時代亦
故便民利國
試驗考試也
課者課其一月
之程以為備考

意不同。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
變俗之志。故神宗排眾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
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辨論輒數百言。眾不
能訕。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
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
不可罷。

夷理也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以彰其屬下是使之淨也

試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

之云之言の邊方不
之但十人進退
之國則哀太切
之在防之法有缺
之石同故所招
之為是之地不非
之竟教也

器授任世要

事之土

時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
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
過不宜太深太后深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
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
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
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
棄耶

立十科舉士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
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

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
則○世○無○可○棄○之○士○

河南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時兩宮
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
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
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
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光孝友忠信恭儉正
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
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

量伴赴戒車故
危身觸諱以
於廷或亡所
抱石救溺也

任氏與蘇公
道不合者

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
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唯
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太后謂蘇軾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
蘇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
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
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
不能從。

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

蘇軾坦白公直

無城府不假

毫毛花而程

別於式表其有

道語言動以任

義強人且以坦

聖道統自任

故蘇軾不直

其所為非

也實性格道

學不同且蘇

固不游於程

但不肯獨以首

學自命一而必

歷聖元豐神宗
年號

韓愈
壯

汲黯
已

七子
杏溪

彭子
莊

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時呂公著獨

河南○四川

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

直黨

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

以蘇軾為首而呂尚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

退休散地怨入苟體陰伺閒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

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擯直無黨范祖禹師

司馬光不立黨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

多安民其
生矣才如
為千古一
也武者有
也者太平
要事則坦
新之外一
不念旧惡
此在嘉十
暢本心時
四教公為

政。鴻。臚。丞。常。安。民。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德。
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
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
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曰。
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
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
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
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
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

漢觀中國史
紀于年表如
此者尚可勝
道耶

寧受未死
之言不遇
無及之悔

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
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
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范祖禹問禁中竄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言甚切至。太
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閒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
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
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
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梁燾劉安世交章論潤甫

妻呂燕卿

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自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以搖
在位大臣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
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

蘇轍上疏曰前者■事之臣不加斥逐者之於外蓋已
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
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
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

王巖叟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
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
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
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
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
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
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
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

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